

我这一碗水 真的端不平

“我和老伴有一对双胞胎女儿，小时候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亲戚邻居都分不清。可谁能想到，长得这么像的俩孩子，性子和命数，差出十万八千里。”读者吴女士说。



老大从小就让人省心，放学回家就写作业，吃完饭主动刷碗扫地。从小到大，奖状贴满了半面墙。老二就不一样，爬树掏鸟窝、跟男孩子打架，三天两头有家长找上门来告状。

考高中那年，老大顺顺当当考上了最好的高中，老二只上了普通学校。高中三年老大每天学到十二点，老二偷摸在课本里夹着漫画书看。最后老大考去了南方的985，还一路读了研，毕业进了大厂，找的女婿是同校的博士。两个人在杭州安了家，买房结婚没要我们掏一分钱，逢年过节还总往家寄钱寄东西，街坊邻居都羡慕我，说我养了个好女儿。

老二只上了本地的二本大学，毕业之后就赖在家里，一会儿说要考研，书买了一大堆翻都没翻，一会儿又说要考公，报了个培训班去了三天就不去了。在家一待就是五年，天天白天睡到大中午，晚上抱着手机刷到凌晨。我们老两口就这么养着她，她还三天两头伸手要钱。

我们实在没办法，就给老大打电话，让她在杭州给老二找个工作。老大心软，答应了，给老二

找了个行政的工作。结果没到三个月，老二拖着行李箱就回来了，一进门就哭，说姐姐看不起她，她待不下去，工作也辞了。没过两天老大也来电话，声音都哑了，说老二在家油瓶倒了都不扶，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老大最后说：“妈，这个妹妹我管不了了，以后她的事我再也不掺和了。”

老二回来之后也没安稳，找了好几份工作，不是嫌累就是嫌工资低，最长的也没干过半年，谈了几个对象也都处不长。前阵子又闹着要买车。我和她爸那点积蓄早就被她折腾光了，实在拿不出钱，就动了老大之前放在我这让我保管的十万块钱，加上这几年她逢年过节给我们打的生活费，给老二买了车。

这事后来还是被老大知道了。去年她回来过年，我说漏了嘴。老大当时脸就白了，坐在沙发上掉眼泪，说：“妈，从小到大，她闯祸都是你们擦屁股，我考高中考大学，你们没管过我一次，她一对一地补课，找工作你们求我，现在你们居然拿

我的钱给她买车？你们眼里是不是只有她一个女儿？”那天饭也没吃，老大当天就回杭州了。这一年多，她电话打得少了，过节也不怎么回来了，明显跟我们生分了。

我晚上躺在床上也掉眼泪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不该动老大的钱，更不该这些年太偏心老二。可我有什么办法呢？老大日子过得好，有房有车的，可老二呢，她没本事啊，我们当父母的，总不能看着她过得难，不管她吧？

本报记者 韩璐

主持人的话：

老话说“手心手背都是肉”，可不少父母总想着“劫富济贫”，偏疼弱的那个，偏偏忘了疼也是相互的。老大再懂事出息，也是需要父母疼的孩子，一次次偏心和被索取，攒够了失望自然就寒了心。惯子如杀子，老二如今不上进，本就是老两口多年纵容出来的结果，现在反倒把老大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这不是疼孩子，是寒了孝的心，也养废了小的。家是讲情的地方，可情也得公平，一碗水端不平，最后只会落得个家不暖心的下场。

H 回音壁

15日稿件《养儿不防老 房子该给谁》讲述刘女士夫妻二人倾尽积蓄帮儿子在上海买房成家，儿子却极少归家，连母亲住院都无暇照料。反而是侄女一直悉心照顾二老。刘女士心寒，想把老房子留给侄女，却遭到老伴和儿子的强烈反对。

读者陈恒海：我认为依靠侄女养老是可行的。建议刘女士先和老伴沟通商量好，跟儿子把情况说清楚，明确要把房子留给侄女，提前立好遗嘱，踏踏实实安享晚年。

读者刘彦：我建议刘女士把思路放开，完全可以把自家的房子出租或者卖掉，筹够养老资金，选择住养老公寓，或者走社区养老的路子，这样家人更容易接受，也能堵上旁人的闲言碎语，还能保障夫妻俩安度晚年。

读者李朝云：刘女士的儿子可得拍拍良心好好想想，父母为你付出了多少？可你对父母又尽到多少责任？怎能不让老人对你彻底心寒？建议刘女士先和儿子好好沟通一次，如果儿子确实没办法尽赡养义务，而侄女一直尽心照顾二老，把房子留给侄女完全没问题。

韩璐 整理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01

去时，杨玉琼正在看一本小说，见初副政委和苗丽萍进来，急忙起身迎接。杨玉琼是舞蹈演员出身，见过大领导，不怯场，和初副政委又认识，上去扶着老首长，甜甜叫一声“首长好”，又说“首长辛苦了”，把初副政委逗乐了，回了一句“为人民服务”，气氛登时活跃起来。

初副政委问：“玉琼，你的脚好利索了？”

杨玉琼在地上蹦了蹦说：“早好利索了。”

初副政委又问：“还跳舞蹈不？”

杨玉琼笑了：“我都二十五六

了，腿脚都硬了，跳不成了。”

苗丽萍接话道：“我们玉琼现在在任卫生队副队长，是医护骨干了，把用脚改成用手为人民服务了。”

初副政委说：“一年多不见，玉琼也进步了。我问你一件事，听说你和牛幸娃闹过离婚？”

杨玉琼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事您也知道？”

初副政委看了苗丽萍一眼，说：“我有耳目呀。我今天来看你，就是解释一件事，你和牛幸娃闹离婚这件事，和我有关，我得说说清楚。”

杨玉琼惊讶了：“怎么和您有关呀？”

初副政委说：“去年你俩去嘉峪关探亲路过北京，幸娃到黄金指挥部见我，我给他讲了三点意见，让他立即赶回部队传达，他把

你扔下连夜赶回部队去了。我当时确实不知你俩一起探家的事，也算是官僚主义吧，结果造成了你俩的矛盾和误会。你说我没有责任吗？”

杨玉琼说：“首长，谢谢您。这件事情不怨您，是我俩为转业安排的事闹矛盾，是我觉悟低，不该扯牛幸娃的后腿。”

初副政委说：“你有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。幸娃这个人脾气糙一些，但为人善良，是一名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优秀军人，你要珍惜他、体谅他，一个施工部队的团参谋长不容易呀！他又是一个愿意在第一线摸爬滚打的人，多体谅他，多支持他工作，再也不要闹离婚了，闹离婚多伤夫妻感情呀！”

杨玉琼深受感动，初副政委这个“老八路”像老妈妈一样苦口

婆心，她内心涌上来一阵温暖，表决心似的说：“请首长放心，我再也不和我家老牛闹离婚了！”

初副政委要离开三山岛去蓬莱干休所一趟，黄金指挥部一个姓夏的干事，特地从北京来陪他前往。

初副政委对政委苏继轩、团长梁占刚说：“我这回搞一次特殊化，请你们派车送我一趟吧。”

待把车派好，苏继轩想跟他一起去，路上好有个照应，初副政委坚决不让，说：“你们团长政委都很忙，就此别过，不用再派人送我了，到蓬莱干休所看看，我就直接从烟台回北京了。”

苏继轩灵机一动，让苗丽萍背着药箱跟着去，说：“让苗丽萍跟着你，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好有个照应。反正我们车也要返回，就让她跟着跑一趟吧。” 待续